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之七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章帝建初元年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
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
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固請迎恭
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
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
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
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
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
中郎將鄭眾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

當匈奴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賓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胡氏引謂車師前王居交河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按卽今土魯番城也尉頭國今那林河南河已噶什布魯特游牧地五年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賓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

號爲斷匈奴右臂

胡氏曰南面以西爲右

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

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僞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勛祖

廟布大喜於天下。嘗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按延者卽焉耆，猶并彌之爲拘彌，譯音無正字也。

元和元年，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

二年，燒當羌迷吾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

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

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卽

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胡氏曰河北逢畱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

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胡氏曰余按西域傳靈帝建甯三年涼州刺史孟佗

遣兵討疏勒攻損中城

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

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眾南道遂通

按損中損中訛山形近無從是正今存疑

章和元年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爲其新降不欲出兵

乃募人鬪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

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

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

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

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三兜谷今礪伯縣西起塔鎮土司臨羌今西甯縣地皆屬

西甯府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

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眾詣臨

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

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眾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

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眾熾盛張紆不能制

谷在大河北湟水南大小榆谷今貴德廳東撒拉土司界

是歲班超發于窰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

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窰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窰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

日班超時爲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

胡氏曰使生口

得歸言將 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
散去也 八千騎於東界微子賓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
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
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 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單于上言
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
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
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
會虜地臣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
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
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
省察太后以示耿秉乘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

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
宜可聽許乘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尙書
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卽屈服
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
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
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
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
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鈔掠及歸功聖朝實
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
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
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
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寶憲

以事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

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

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胡氏曰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

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

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

胡氏曰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餘眾保南山

不得去者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

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眾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

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思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

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

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

言漢家常欲闕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

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

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

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

胡氏曰秦威服四夷

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爲秦人

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

巖谷眾悉離散

胡氏曰大小榆谷杜佑曰大小榆谷在漢榆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

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過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小榆相去甚遠杜佑說

非按胡氏說是今西甯府貴德廳東撒拉土司地也

和帝永元元年 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

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箬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

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

殆盡迷唐收其餘眾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

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歎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

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

壁而已

責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畧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眾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夏六月責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桐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閭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靺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眾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眾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乘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遣北單于

時虜中乖亂氾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胡氏曰闕駟十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按在今河套騰格里泊東北西北拉木倫河西岸滿夷谷胡氏云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後鄧鴻討達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知在美稷西北按今河套哈楚爾河北界也相陽塞章懷諒謂在勝州銀城縣按即出五原郡石門障之光祿塞也稽洛山疑三音諾顏左翼右旗額布根山私渠北觀海疑鄂羅克泊燕然山在三音諾顏旗今鄂爾哲圖都蘭哈拉山西海即袁朋察漢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

二年 月氏求尙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

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 遣耿种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北單于旣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賀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

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 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

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僞歎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尙代訓爲謬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旣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尙坐免

五年 護羌校尉賈友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畱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

按賜支卽析支今貴德廳西南和碩特左右翼中旗地

六年 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

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
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
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
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微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
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
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
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眾橫暴爲邊害者共平
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
示百蠻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
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
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旣不下
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

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爲亭獨尸逐侯
鞬單于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
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
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
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月癸丑以光
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
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尙
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
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
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
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烏桓要
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

眾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

胡氏曰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宜在偏關縣河外西南大城塞在烏蘭木倫河西北

九年 燒當羌迷唐率眾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

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尙越騎

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尙屯狄道世屯枹

罕尙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

洮南尙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

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大夏今河州東南狄道今爲州枹罕卽河州治皆屬蘭州府洮南胡氏曰臨洮南山

也是也

十四年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

谷左右無復羌寇隴廩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邊者

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

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故
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亡
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
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
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
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
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
乃罷按龍耆胡氏曰卽龍支今鄯州縣宋白曰本漢允吾縣地以縣
西龍支堆爲名按在今西甯府東張伯縣南皋蘭縣西北也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
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

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爲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

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胡氏曰爲任尙微還漢失西域張本

殤帝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沒於陳

詔以北地梁懂爲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懂以爲不可

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僅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僅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胡氏曰班超爲都護居龜茲它乾城梁僅非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

安帝永初元年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於

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王宏西迎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犇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

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胡氏引續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今謂北諸山在鍾羌之東北銅鏡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

二年 鄧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眾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漚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方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畱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

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紉然後
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犇北之恥
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徙中召拜謁者使
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畱任尙屯漢陽爲
諸軍節度

余按平襄章懷以爲故襄戎邑今羣昌府通渭縣

四年 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
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
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
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
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
胡氏曰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旣棄則三輔爲極邊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彥曰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胡氏曰前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秦時郡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

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烈士武臣多
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陳韋平孔翟之類也
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
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
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
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
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
飢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民羌以爲前鋒席
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
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
胡氏曰是後北宮伯玉王國圖忠馬騰韓遂之變卒
如謂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
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謂因說禹收羅涼土豪
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

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
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
詡欲以吏瀆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
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
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
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
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
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
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
守成泉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

胡氏曰詡欲用度外之
人以制羣盜恐郡守循

常襲故以文誡繩之
故先以此言於稜

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

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

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貰其罪胡氏曰此三等入皆惡少年

爲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綫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

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虞詡收羅涼土豪傑之說甚

各薦達材藝不拘一途不問出身破資格而用之則人有自奮

之路恥於爲非而英雋既拔頑梗易除上無遺賢下無沈滯勝

於誅組遠矣涼州今甘肅府

名朝歌今衛輝府淇縣西先零羌復寇哀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

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

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五年 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據

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

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樗泉營

按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鞏昌府及秦州等地上邽縣

在秦州樗泉營在秦州西北

六年 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

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尙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季貢爲

將軍別居丁奚城

丁奚城胡氏以爲靈州縣按在今甯夏府靈州

元初元年 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

鳴鼓以備羌寇

胡氏曰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茲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

按今澤州潞安一帶是也

二年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

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

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

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眾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

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旣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遠將軍梁慄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慄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尙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尙曰兵澁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尙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卽

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虜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

胡氏曰詡知賊退遇水必踏淺而度因於其處設伏以待之

虜果大

韓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

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胡氏曰此嶠谷當在陳倉縣界即今

之大散關非宏農澠池縣之嶠山也詔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

數十里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余按勇士縣在蘭州府金縣東北

丁奚城在甯夏府靈州西南峭谷胡氏說是今漢中府鳳縣

赤亭胡以爲在武都者是今階州成縣即杜詩之赤亭也

六年 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

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

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伊吾今哈密

永甯元年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

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

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

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

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

域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驕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部善于賓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

誠便尙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鄧顯廷尉棊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

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敝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

被其害

胡氏曰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懷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何者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

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

沈氏羌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

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等大豪飢五

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斬首數千級而

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

胡氏曰馬賢於時為健關然觀其往

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士宜其有射姑山之敗也

建光元年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

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

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

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

寇武威賢追到鸛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鸛

今武威縣東南羌戎貴種至今猶然湟中今西南府北

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

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

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

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

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

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

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

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

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

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
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
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孝武
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
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
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
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按蒲類海今巴爾庫爾
泊秦海今哈喇塔拉額
西柯泊皆在哈密北昆侖塞今安西州西南宜禾都尉所居唐
之瓜州常樂縣東也柳中胡氏曰在後部金滿城之北去交河
城八十里杜佑云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爲柳
中縣按卽今土魯番西不在金滿城北也

三年

班勇至樓蘭以部善歸附特加三綬

三綬疑當作王綬

而龜茲

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
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

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復通還屯田柳中

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時鮮卑數寇邊度
遼將軍耿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
使屯列衝要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
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甯死不能相
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眾亡去中郎將馬翼
與胡騎追擊破之

胡氏曰衝要者當敵之衝邊之要地也

四年 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
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
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按此報仇雪恥之師也

順帝永建元年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

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胡氏曰李賢曰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山北界
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余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爲南郡聲援耳
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
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
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
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
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
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胡氏曰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爲六國余按東且彌王在今鎮西府宜禾縣東枯梧河未詳也
二年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
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

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胡氏曰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

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微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按

據胡注所云雀離關今庫車城北之木素爾嶺也

六年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

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

按屯田積穀爲

軍政之基

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羣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微備續上移田還湟中羌意乃安

兩河閒謂湟南大河河北

陽嘉元年

耿暉遣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鮮卑

復寇遼東屬國耿暉移屯遼東無慮城以拒之

胡氏曰無慮因舊無慮山以名

縣余按今錦州府廣甯縣

永和元年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

議者皆以爲可尙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

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

費必有後悔帝不從禮中蠻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

舉種反

按禮中今禮州樓中今永順府桑植縣

二年

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

循蠻夷郡境遂安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

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

反者而蠻執轉盛

按象林今越南國西境地

三年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尅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眾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

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
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
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
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
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
使其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
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
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
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
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尙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
泰山守宜卽拜良等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
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

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
由是嶺外復平

五年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
兵圍美稜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
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
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
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
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
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胡氏曰龜所施行必
有未究其方略者而
遠坐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
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
中國之利度遣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

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
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
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甯忘戰日久良騎夜合交鋒接矢
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
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
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
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機
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陳傳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
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
以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
屯漢陽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且陳羌寇

言身事四
武都燒隴關

按大震關今鳳翔府隴州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眾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

按離石今汾州府永甯州夏陽宜作定陽今遼安府宜川縣五原今蘇爾哲河南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畱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

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屬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按謂危難之世各賢其臣也

六年 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羣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武都太守趙冲追擊羣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申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縣師

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
徐荒饑殍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
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
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
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
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
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
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
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
適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胡氏曰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

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射姑山在北地今慶陽府環縣

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
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毀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
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
威法半歲閒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
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
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
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閒任職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
滿歲賊皆弭散

按此招降之法

漢安元年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
揚徐閒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
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旣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
閉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

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遇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

帥中賜錢百萬按招降之法第一在引召爲吏所謂拔其尤也賢於他法箱制多矣

建康元年 護羌從事馬元爲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護

羌校尉衛琚追擊元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

鷁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

羌伏兵與戰而歿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冲

子爲義陽亭侯按建威宜依章懷注作武威鷁陰即鷁陰今蘭州府靖遠縣西北

冲帝永嘉元年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

牢粟胡氏曰前書音義曰牢價值也粟給也李賢曰牢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斷割也減割牢廩而盜之私自潤

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

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湍狐奴等五

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滕撫有文

武才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

胡氏曰謂立賞格錢邑以功之高下爲差錢賜錢也

邑封也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眾賊大破之斬

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眾燒東城縣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拜滕

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

按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桓帝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

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于卑君爲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爲

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永壽元年 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

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

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

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

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莫鞬等破之伯德

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甯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於

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

無不悅服威化大行按胡云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今平涼府固原州東北長城今榆林府東北與美

稷縣鄰龜茲今殺德州米脂縣

二年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

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歆仇水上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鈔緣
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
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
膺到遼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按彈汗山
今察哈爾左翼正紅旗南歆仇水今奇爾泊高柳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

泰山瑯邪賊公孫舉東郭寶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
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尙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
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
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
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按嬴今泰安府萊蕪縣在瑯邪西瑯

邪今青州府諸城等地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舉賁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爲列侯

按遼東屬國都尉治今錦州府廣甯縣

延熹元年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雖殛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墉塙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

歸仁豈復與金輦寶以爲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聞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

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
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
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奐以南單
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春
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大將軍冀與陳
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以
种嵩爲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尙書冀暴虐日
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
七日而死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
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
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
入爲大司農

按陳龜自知無文武材而能自言賢於後人誤國矣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斯人有焉

三年 西羌餘眾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眾而還胡氏曰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禹貢云導河積石即此是也按今人以爲小積石山在蘭州府河州西北接西甯府界即唐述山也大積石山乃導河處在玉樹土司東今日噶達素齊老山

四年 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胡氏曰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也涼州刺史郭閼貪其功稽固頗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閼歸罪於頗頗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閼代爲校尉胡閼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

長邪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諫中之
言臣素有病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
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
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
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胡氏曰李賢曰言若求
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守奉法使之無反也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
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胡氏曰烏
鼠山在首陽縣沙州記曰寒嶺去太陽川三十
里有烏鼠同穴之山按在今蘭州府渭源縣西
五年 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
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
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

狼藉屬國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閑
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
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
怙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殺益陽令眾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
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
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
乘閒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
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
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
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
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

耗軍資往往抵罪親頗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尙書朱穆奏
親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親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
俱拜從事中郎十一月親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
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
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
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皇甫規持節爲將還督鄉里旣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
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
帝璽書誚讓相屬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舊都懼
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
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北方先事庶免
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奭旋師南征又上郭閎趙熹

陳其過惡勢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
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
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若臣
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
言者前世尙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
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
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胡氏曰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尙
馬賢敗於射姑山趙冲敗於鵠陰河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胡氏曰李賢曰言覆
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胡寫之權門而名成
廷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
眾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
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

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
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
闕訟之會赦歸家

此漢之所
以資也

七年 荊州刺史度尙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
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尙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
多獲珍寶陽鴻黨眾猶盛尙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關志尙
計緩之則不戰遁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
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並力攻之申
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尙乃密使所親客潛焚
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
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並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
意眾咸憤踊尙敕令秣馬蓐食明且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

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封右

鄉侯

桂陽今湖南郴州

八年

荊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

允棄城走賊眾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

零陵下溼編木爲城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

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

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

此則今刻賊激流灌車考之類

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尙

徵還京師詔以尙爲中郎將率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

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尙爲荊州刺史蒼

梧太守張敘爲賊所執及任允皆徵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

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界度尙懼爲已負乃僞

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
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
可乎磐曰磐備位方伯爲尙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
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
吏死爲敝鬼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尙不徵者磐
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尙到廷
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胡氏曰零陵郡武帝置朱白曰郡
里古城存焉按漢初治零陵今全州
之北後漢移治泉陵卽今永州府也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閒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
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熲
都鄉侯

讀史兵略卷之八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靈帝建甯元年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旣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

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畱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和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甯無期臣庶竭蹶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頌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頌眾皆恐頌乃令軍中長鑕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

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日賜頴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頴破羌將軍

彭陽卽彭原在今慶陽府安化縣西南高平在共西今平涼府固原州也杜佑云平高縣

漢之高平逢義山宜在其東

段頴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秋七月頴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開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頴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頴頴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甯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

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劬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劬業與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

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
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
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
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胡氏引水經佚文云橋門橋山之

西南赤沙阜東流入於河此水經注沮水之佚文也梅磧時猶
存可資貴也梅磧又言令鮮水非張掖之合黎水精極按上言
洛川下言令鮮水疑度陽府安化縣之泥水也梅磧又言漢
武縣非唐靈州之靈武亦確靈武在靈州東南環縣西北鎮原
之北涇陽今平涼縣西漢
陽山谷秦州渭北諸山也

二年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
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
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
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
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

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上段類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定涇陽諸羌散入漠陽山谷間聚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類乃於西縣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爲類兵所追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巢穴而殲於是谷也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堙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類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入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類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按凡亭山杜佑作今平涼府華亭縣西南射虎谷在今秦州西北西縣在秦州南一百二十里西和縣東北

三年

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類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所擱有功

熹平六年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閒官民俱匱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强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

段頴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頴鮮卑種
至建甯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
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並力蠻夷夫邊陲之患
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
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愒書之詬方
之於今何者爲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蠃之虜校往來
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
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
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
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八
月遣育晏等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

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

光和三年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

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賢曰排囊卽今囊袋也

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

車專轂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

布然馬驚奔突賊陳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

被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

璇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

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

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受

誣人之罪璇喬之弟也

蒼梧今梧州府桂陽今郴州

五年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

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

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
敗殆盡羌人號爲神兵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
大人竇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
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容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
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
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
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畔戾非有
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
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時皆降

六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
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
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

楊究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大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

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誦徐奉等爲
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 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
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
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
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
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
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
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
大將軍封愼侯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
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帝
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

園廐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
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
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
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
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
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
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
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
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
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
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
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

潁川嵩僞各統一軍僞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苴乘城使銳士閉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僞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朱僞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聞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

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甬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讞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按入關白水縣旋門坂成皋坂也次西北小平津在鞏縣西北大河渡口也最西函谷新關新安縣又西孟津孟縣南孟津縣北大河南則大谷洛陽西南宜陽安縣東北從陝入洛之要隘自西而南則大谷洛陽西南宜陽東北鹿蹄諸山谷口也洛陽正南廣成苑蒐狩之所林木沮澤也洛陽東南則伊闕伊水所貫一日龍門即闕塞山也又東轅轅在偃師東南之隘長社今長葛縣邵陵今鄆城縣皆屬許州地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

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買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胡氏曰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

皇甫嵩朱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備於是進封備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備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堊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賄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

按陽翟今禹州西華今縣廣宗今廣平府威縣非今廣宗縣也

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按下曲陽今正定府晉州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勳

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鶴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驚也驚而烹之將何用哉鶴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勳諫之昌怒使勳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旣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曾等懼而從之勳至冀誚讓章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敗勳餘眾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

種羌滇吾以兵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
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動
不肯上遂爲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
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按抱罕今蘭州府河州河關縣在其西金城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南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鞏昌秦州地阿陽今平涼府靜寧州南冀今鞏昌府伏羌縣畜官胡注引右扶風之苑師疑回遠宜在梧中聚今伏羌縣南狐

乘之東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宏爲帥眾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
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
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厯載乃能克
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
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宏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
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

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實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眾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眾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

胡注引章懷注云精山在西鄂縣南按西鄂乃

二年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
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
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蟜之徒
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
廩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眾奉飛燕爲帥改姓張飛燕名燕
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眾浸廣殆至
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
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
得舉孝廉計吏按廩陶縣今趙州南晉縣西南黑山在衛輝府
濬縣西北淇縣東北已降之賊莫妙於命之薦
舉其部以
離其黨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
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

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尙書奏燮
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
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
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
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
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
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
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

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
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
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
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

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
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
棄車重而退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胡圍卓於望
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立鴈以捕魚而潛從鴈下過軍
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
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
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震
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
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
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
斷斬以成功者也今名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

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按美陽今武功縣杜佑謂本前

漢頻陽縣非也頻陽今富平縣榆中今蘭州府金縣葵園峽疑

在渭源縣望垣縣今秦州西其北卽望垣峽也所度水卽渭水

四年韓遂擁兵十餘萬涼州刺史耿鄙討之漢陽太守傅燮
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
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
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
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
從夏四月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殺鄙遂進圍漢陽城中兵
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
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于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
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
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聖達

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
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
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
衍說變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甯有意爲吾屬帥乎變按劍
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耿
鄴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
輔按狄道州今屬蘭州今秦州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
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
牟婁通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
張舉及烏桓大人耶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
綦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

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按肥如今永平府盧龍縣應

勅曰肥子奔燕燕封之於此

五年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趾牧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尙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張純與邳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邳力居等所圍糧盡眾潰士卒死者十五六按

氏引李賢云石門山名在營州柳城西南按今土默特右翼旗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按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

六年國眾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曹操變易姓名閒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董卓書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畱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桀多欲起兵討

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慚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 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大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尙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

秦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闔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眾怙力將各禁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

胡氏曰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於卓然關

東諸將情態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

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畱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
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
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
後燒之先從足起

初荊州刺史王叡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
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
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
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卽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
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
直耳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
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堅
前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

之胡氏曰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應曰堅詐疾以誘之零謂零陵桂謂桂陽二郡也

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爲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眾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眾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胡氏曰荆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爲劉表專制荆州張本按零陵今永州府桂陽郡今郴州等處宜城

縣今屬襄陽府胡注所云漢壽乃前漢之索縣
今常德府武陵縣東也襄陽縣屬今襄陽府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
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
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
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
將據成皋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徐
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
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
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
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能聽
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
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

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詠逆

可立定也胡氏曰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今兵以義動持疑

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

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

盡眾散按成皋今汜水縣滎陽今滎澤縣汴水在其北酸棗今延津縣孟津縣今屬河南府析今內鄉縣并水廢縣在

其西武關在商州東河內即懷慶府

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

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

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

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胡氏曰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漁陽舊有鹽官

鐵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

收視溫卹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魯陽今汝州魯山縣

二年孫堅移屯梁東爲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

胡氏曰陽人去魯陽百餘里

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

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

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聞卓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慙頗能用入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愼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愼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畱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愼行謂愼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愼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愼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

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爲可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乃使諸將

布在諸縣而自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按梁縣故城在

今汝州西陽人聚又在梁縣西澠池縣在洛陽西陝州又在其西安定郡今鎮原縣金城今蘭州府

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眾離散

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

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

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爲陳禍福馥

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然之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

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自河內東之

延津使荀諲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

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

危之馥懼曰爲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並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厯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强弩萬張屯孟

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
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
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
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
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
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
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
無所將御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
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
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諝皆爲謀主紹
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
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

紹立收漢殺之馘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馘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眾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按延津今衛輝府屬縣古大河經其北胡氏引水經注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逕獲嘉汲縣而人於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則逕朝歌耳蓋俗亦呼淇水爲清水據九州春秋紹時在朝歌清水口即淇口南岸即延津下則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鄴也清水口而浮等順大河而東按此注明斷言紹駐淇水入河之宿胥口而浮等順大河而東下故夜過紹營也東郡今東昌府濮陽今大名府開州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西四十里青州黃巾寇渤海眾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奔走度

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
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

按東光縣今屬河間府

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袁術亦自離貳術遣孫堅
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
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
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瓚從弟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
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習數紹罪
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
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渤海兵以助瓚瓚乃自
署其將帥嚴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州刺史單經爲兗州刺
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
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鄰顧自見其耳有大志

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
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
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
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
郿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
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按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胡氏引水
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分派東入般縣爲般
河余據賢注又曰般卽爾雅九河鉤磐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
樂陵縣東南魏儀地形志安德郡般縣有故般河按
在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北平原今爲縣屬濟南府
初袁術之得南陽也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
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

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質率其士眾就袁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胡氏云樊城仲山伯曰今安養縣劉昫曰鄧城縣漢之鄧縣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按樊城在襄陽府漢水北岸去城二里鄧又在其北峴山在城南去襄陽十里

三年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鞠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强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

謹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
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眾皆
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
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救范方
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
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
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于之說也胡氏曰言勢不能相及也越人習水故以爲能救溺
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禽也岱從之
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胡氏曰水經大河右瀆東北逕鉅鹿郡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
城亭北又東北逕信都郡武強縣故城東此蓋於河瀆上作橋
注又云清河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橋賢曰
今貝州宗城縣側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界城當在此水上
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按隋宗城縣今廣平府威縣也
其北

曹操軍頓邱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胡氏

曰毒等時掠魏郡屯於西山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

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

棄武陽還操遂擊睦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按頓邱今

大名府清豐縣西南內黃縣今屬彰德府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

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

爲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

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

爲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

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

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

才也若迎以牧州必甯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閒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

兗州府今屬山東壽張縣今東平州西南非今壽張縣也

董卓既誅卓故部曲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

李賢曰叟兵卽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

六

月戊午引傕眾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

之遂戰而死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廋大鴻臚周奐城門

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

帝上宣平門避兵

胡氏引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門

催等於城門下

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

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非敢爲逆也請

事畢詣廷尉受罪催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

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已未赦天下以李催爲揚武將軍郭汜爲

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催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

王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催等欲殺允恐二

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催以我二人在外

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

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

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催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催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詔曰宋翼賢儒不足議大計催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

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

胡氏曰所降者青州黃巾也故號青州兵

操辟陳畱毛玠爲

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

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

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

胡氏曰操之所以芟

羣雄者在迎天子都許也田積穀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

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

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

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

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
爲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李傕郭汜
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
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畱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
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惟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
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相報答胡氏曰常是時董卓在河內鍾繇在長安操不能使也而各爲操道地蓋聞其雄略故先爲效用以自結也

四年 呂布將士多暴橫袁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
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密
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旦紹聞布尙在懼閉城自守布
引軍復歸張楊

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

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眾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

厚得眾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眾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材虞乃備禮請以爲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眾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閒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

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
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眾成
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
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
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一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
與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
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疇悉撫納令不爲寇按薊城
今南苑也居庸縣今宣化府延慶州宋祁所謂東連盧龍碣石
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者是也田疇所行乃由宣化大同
朔平甯武綏德延安同州諸府州而至長安故曰開道無終今
玉田縣無終子國也徐無今遵化州西田疇規畫極精擾亂之
世宜所取法要在簡要而已胡氏曰西關卽
居庸關北山卽陰山按朔方郡今日河套

興平元年 時曹操使陳宮將兵畱屯東郡宮遂以其眾潛迎
呂布爲兗州牧布至張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

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惑或知逸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眾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程昱本東阿人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度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呂布攻鄆城

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

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按後漢兗州治鄆城縣今曹州府濮州魏武創業始於此濮陽

在大名府開州時劉先主為豫州刺史郭貢亦為豫州皆私相

署置也或與程昱共守鄆故曰一州鎮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

惟鄆城與曹州府之范縣兗州府陽穀縣是時東阿不動故曰惟

有三城倉亭津在范縣東北去東阿六十里胡氏曰東平國當

亢父泰山之道亢父在濟甯州西南東平治任城即濟甯州也

云亢父之險者中原坦途而濟甯有緒

雲承筐兩城諸山下臨南陽制故也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

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馬陳留典韋

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胡

日等人者立等以募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

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

倒者布眾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

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開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胡氏曰既自力勞軍又促軍進攻者恐既敗之後士氣衰也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畱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既葬堅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胡氏曰以父堅爲黃祖所殺也到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

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奸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按壽春今鹽州府鹽江縣江都縣今屬揚州府丹陽郡今甯國府城涇縣今屬甯國府按術云丹陽爲精兵之處唐猶有宣徽弩手之名此與昭義步兵同一爲政在人也

二年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胡氏曰高祖取天下令蕭令寇恂守河內皆以爲王業根本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胡氏引賢曰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

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畱兵則不足用少畱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甄城范衛可全胡氏曰衛謂濮陽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胡氏曰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讐必不操心服於操縱破其兵猶不能有其地也乃止布復從東緝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

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
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
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
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邱布初見備
甚尊敬之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按鉅野縣今屬
曹州府乘氏縣

在其西南東潞宋白曰
今金鄉縣雍邱今杞縣

初丹陽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
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
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
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
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
比至厯陽眾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尙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

言身止
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諾也

胡氏曰英雄相遇於草澤一見之頃靡然爲之服役

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

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

關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

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
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
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强旬日之
閒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袁術表策
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
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
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
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
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
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襦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
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胡氏引
盜亦有道繇無其
道安能爲盜哉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

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胡氏曰策任張昭昭何足以當管仲策之斯言蓋因北方人士書疏從而歸重耳英雄胷次可易測邪按歷陽今和州橫江在和州東南當利浦其江之小浦當爲今裕溪口也牛渚營今太平府東北二十里之采石圻沈約曰秣陵本名金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按卽今江甯府南秣陵關梅陵胡注引唐志云宣州南陵縣有梅根鎮今有梅根港按梅根在池州府銅陵縣疑回遠此皆秣陵城相近地不得至彼也梅陵今上元縣東五十里上下梅村也在淳化鎮東湖熟縣在上元縣東南秣陵東北江乘縣在句容縣北曲阿縣今丹陽縣在句容東神亭在丹陽西丹徒縣屬鎮江府在丹陽西北張超在雍邱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先爲廣陵太守請臧洪爲功眾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使劉虞路梗四曹委之以政眾曰袁紹紹表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胡氏

曰賊洪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
字子源洪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
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
許雍邱遂潰張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
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
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
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
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
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
乎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賊
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
死而名滅僕亦笑于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
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將吏士民謂曰

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
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期郡將之故自
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
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升請稍以爲饘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
耶使作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城陷生執洪紹
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
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胡氏曰自袁安至袁隗四世安爲司徒
于敞爲司空孫湯爲司空會孫逢爲司
生隗爲太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
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畱爲兄則洪府君亦
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奈何擁眾觀人屠滅洪惜力劣不
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
殺之洪邑人陳容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
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
背之則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
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